

忆旧·古运河

往事不是烟

| 阳羨法公文 |

近日,我家门前挂上了“光荣人家”的匾牌,这是政府专门为转业退伍军人颁发的。看着鲜亮的匾牌,不由地让我想起47年前应征入伍的情形。

1972年底,全国征兵工作开始了,因为1971年国家没有征兵,这次征兵适龄范围比较大,从18岁到23岁都在适龄范围,征兵数量也多,我们大队就有4个名额。当时我年龄刚满18岁,插队下乡已是第三年,“苦炼红心”表现也很好,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,被选为生产队队委会委员,符合征兵条件。

那个年代,当兵是很“吃香”的事,我也十分向往。大队征兵动员会一结束,我就报了名。从报名情况看,插队知青报名应征的只有两人,按照征兵动员会上的说法,这次征兵知青要有一定的比例,当时我是十分乐观的。报名后没多久,公社组织我们应征青年到县人民医院体检,我当时个个人瘦,很担心体重不够,称重时一看,90斤,刚好达标。其他项目都没问题,体检合格。另一名知青体检不合格,被淘汰了。这时,我感觉知青中只有我一人体检合格,应征入伍没问题了。然而,事情远没那么简单。大队里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多于应征名额,且有一人是大队书记的亲弟弟,再加上农村牵牵拉拉的宗族关系,文件上所说的照顾知青的要求,在此是会忽略不计的,让

谁去,不让谁去,大队书记说了算。我当时太单纯了,一边参加生产劳动,一边痴心地做着当兵的梦,默默等待入伍通知书。等到公社送达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天,大队书记才告诉我,因我的父亲是“走资派”,政审没通过,一下子让我从梦境中跌入冰窟。我说我父亲早就从“牛棚”里出来教书了,怎么还是“走资派”呢?书记说,有人到县征兵办去检举你了,我无言以对。是谁那么卑鄙,竟然给我设置了这样恶毒的障碍,我无比愤怒,但无处伸冤。

带着这个坏消息,我一路快走,匆匆赶回县城家中,向家人诉说,全家为之郁闷气愤。我的父亲更是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父亲是个很有才华的教育工作者,解放初参加工作,18岁担任镇团委书记,22岁入党,25岁担任完全中学的校长,六十年代初被选送到省委党校培训学习一年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断送了他美好的前程。“文革”开始,在宜兴二中当校长的他,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靠边站,被游街、斗批,受到迫害,吃尽了苦头。“文革”,也让我辈深受其害,因是“黑七类子女”,初中上学要从后门洞爬进教室,读高中也没有资格。现在,“走资派”这块政治魔石仍然压在我们头上,压得我们全家透不过气来,何时才能摆脱?!气愤中,我母亲站起来说,不行,我们要去申诉。现在你父亲已经“解

放”,出来工作了,还是共产党员,“走资派”这个政治黑锅我们不能再背下去,不能再影响五个子女的政治前途。要感谢我的母亲,在“文革”这种艰难的困境下,为了这个家,勇敢地站出来。

第二天,母亲带着我找到了县人武部曹部长,陈述了我们的理由。刚直的曹部长听了也很光火,说,父母都是共产党员,怎么会儿子政审不合格,不能当兵?人间自有公道在!在曹部长的要求下,征兵办启动了复审程序。县委组织部也给出了答复,我父亲即将被“三结合”,进入校革委会领导班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政审毫无疑问是合格的。县征兵办知错就改,及时采取了整改补救措施,将新兵复检不合格退兵的空缺名额给了我,正式通知我应征入伍,我如愿以偿穿上了绿军装。我们全家也终于搬走了压在头顶的政治魔石,可以扬眉吐气了。

往事不是烟。这是特殊年代发生的事,让我有切肤之痛。但经历这样的人生遭遇,也不完全是坏事。我没有去追究谁是卑鄙之人,而是从中获得了做人的教益。从那时起,我心中牢牢记住了“害人之心不可有”的古训。从此,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工作,都坚持做到真诚待人,与人为善。现在,我相信,在政治清明、国泰民安的今天,国民的人性会更加彰显出清正的力量。

世家·鹿顶山

谁逗谁

| 王伟文 |

上星期五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只听电话那头有个年轻女孩温柔地打招呼:“王先生您好,还记得我吗?”我懵了,都到大叔年纪了,除了其他处室几个女同事有工作上的往来,平日里都和年轻女孩绝缘了,会不会是接到诈骗电话?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她便直奔主题:“XXX楼盘交通便利、环境优美,周边配套齐全,生活设施完善,每平方米售价仅需1.2万元,升值潜力相当大,您值得拥有。”

我最烦这种推销电话,换做平时早就干脆利落地挂断,因为离下班还有5分钟,手头又没别的事情,便有意逗她几句。我故弄玄虚,拍着大腿惋惜道:“哎呀,有这么好的楼盘,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呀,说不定现在成了你们的业主了。很不巧,上个月我刚在别的楼盘买了套三居室的房子,手头有3套房子了。”

女孩兴奋地追问道:“王先生,那您的新房子装修了没有?我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XXX装潢品质好、工期短、价格低,曾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装潢工程,是否可以考虑一下?”我继续跟她兜圈子:“好是好,可惜手头有点紧。”

我想让她知难而退,不料女孩并未挂断电话,反而热情地提供建议:“王先生,我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XXX信贷,无抵押、额度高、放款快、利率低,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。”

她的一席话正中我下怀,我跟她开玩笑说:“行啊,你也不用贷我多少钱,只要一个亿就足够了,这样我家浴缸就可以换上黄金水龙头了。”话说到这份上,谁都知道没戏了。

可是,女孩没有放弃,仍然步步紧逼:“一个亿倒没有,不过我公司也做二手房生意,王先生可以趁现在房价高位运行,卖掉一套房子套现,装潢款不就可以解决了吗?”

这下子我傻眼了,不得不败下阵来:“我没钱,只有一套旧房子,也买不起新房子。”

女孩沉默了片刻,旋即欢快地说道:“没关系!这样吧,下个月8号早上8点,我们公司有个新楼盘开盘,王先生隔天晚上带上折叠椅和毯子,到售楼处门口排队,活动结束后给您300块钱劳务费。您要不上登个记?”

我的天!这到底是谁逗谁呢?

晚风·龙光塔

竺西有书院

| 陈怡伶文 |

家乡周铁,湖山毓秀。“横塘春色分一派,古渡秋光接五湖”。镇北,矗立着古朴的竺西书院——为了纪念誓不仕元的蒋捷而建。书院在历经风云变幻后,已是一个镇的镇标。阳羨状元地,周铁教授乡。从书院中走出来的,有古时的君子名士,也有现代的画家院士,它承载了小镇的教育信仰,也凝聚了一个地域的文化核心。

门前是历史悠久的长春桥,河上舟摇,石板斑驳,是儿时上学必经的古桥,因为有了岁月的痕迹,微微泛黄。

书院门楼上的纯色砖雕,泛着清冽的光芒。门槛约五寸高,堪堪迈过。前厅供奉着蒋捷的紫木神像,供桌上尚有余香袅袅。根格窗前,词人鬓发高束,敛目微蹙,“心若留时,何事锁眉头”,清癯的名士形象呼之欲出。

前厅往前,是一个四方雅院。东面栽了樱桃树,西面墙角是一株茁壮的芭蕉树。站在院中,总有百转千回的思绪飘过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。城亡国灭时,蒋捷拒不入仕,视富贵如浮云,半世漂泊抱节终身。“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,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”,南宋灭亡后,作为末科进士中唯一没有降元的宋室遗民,蒋捷之高风亮节,

非时辈所能企及,世人因此又称其为樱桃进士。

紧靠着樱桃树,还有一口古井。井口直径大约三十公分,面上被木架兜住,百年的井沿已被吊桶绳磨出了深深的印记。透过上窄下宽的井壁,仍能看到清幽幽的井水,透出当年学堂里的热闹繁华。莘莘学子,散学出堂,定是从这口井里取尝过甘甜的水汁,她哺育过一代又一代求学若渴的学子,也安慰过晚归的游子、迟来的故人。

院子后面就是竺西讲堂。整齐的深色案椅,沉静厚重。堂前正中是讲桌。案上有讲师教具,文房四宝齐全。四周墙上,挂满了从书院走出去的名家之笔墨丹青。栩栩如生的瘦马图,异彩纷呈的诗联,给古老而蓬勃的讲堂赋予了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凝眸四周,时光仿佛静止,让人不由自主遐思万千。百年来,书院走出了爱国民主人士、现代法学家沙彦楷,著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核医学奠基人程天民等。这些灿若星辰的学者大家,如太湖明珠一般葳蕤生光。

回想幼时,崇文之习于普通百姓人家亦然,家乡重教的优良传统绵延至今。小时就读过的周铁实验小学,前身即为翻新前的

竺西书院。当时的周铁小学,治学严谨,人才蔚蔚,敬业如褚仁良老师,严谨如王洁敏老师,均是一代教学楷模。在他们一丝不苟的教育下,百年老校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者名人。而周铁中学,延续了小学的光辉,校长何元元温和儒雅,待生如子。犹记得,2001届高考时,何校长随行。考前头晕心慌时,是随行老师递过来的一包饼干让我免于尴尬,定定心心考完。后来才知道,饼干是何校长为孩子们准备的。简易包装的饼干滋味平淡,但在学子心中,犹如蜜糖。

那次北街偶遇时,何老虽已年迈,身姿依旧矫健,双眼依旧神采不减,那股教育家的气度从未流逝。何老微微笑着点了下头,就像当年高考前,并不高大的他,顶着烈日,和蔼坚定地陪伴着我们时一样。尽管当年的我高考并不特别理想,但那一届涌现了很多出类拔萃的学生,我想,同学们会永远记得,决战前,头发微微泛白的何校长,用最有力的语言,最宽慰的笑容,鼓励了一个又一个彷徨的少年,抚慰了一个又一个望子成龙的家长。镇里乡间,像何老这样的长辈并不在少,他们用默默无闻的举动,陪伴着学生,鼓励着一批又一批家乡少年走向希望。



正好

插图 胡文伟